

信良有以也

弘道錄

弘道錄

信

朋友之信

俠九

宋史劉安世與司馬光同年友善登第後辭歸洛光問之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光悅因與

俠九

從遊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

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曰自不

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後調治州

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運使吳守禮將按之

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為止然心不自

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其違司馬公

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碍則通諸理意

乃釋家居未嘗有惰容又坐身不傾倚作字

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皆則象司馬光既歎

群賢凋喪猶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

服其賢使小文吳默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

勸為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

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

其書不答

錄曰元城之從溫公可謂屢躓屢蹈矣而

卒不能變至死猶欲見之於地下何也無
妄六二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苟
非誠信相為始終確然不易未有不為利
祿所動權勢所移者也厥後李光以師禮
安世舉所聞於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

入正此意也故曰不誠無物人豈有不自

信而能信於人者哉不信於人而能信於

地下者其嗚呼可謂無負聖門之訓者矣

陳襄自少與其鄉之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

友皆氣古行高磨礪鑄切相期以天下之重

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

說一切指為迂闊四人者相與以斯道鳴於

海隅聞者始皆笑之竟不為變而守之益堅

自躬行於其家以達於州閭人卒信之於是

父尤皆飾其子弟請從之游閩中士人宗之

者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

敢失禮於其門也

錄曰是時聞學未聞四先生以其躬行實

踐倡率鄉人始也至難終也大化延天啓

斯文之運四海不約而同者也

謝良佐切已篤信見二程受學一日明道謂之曰諸君在此相從只是學其言語故心口不相應蓋若躬措諸行後與伊川別一年姓見之伊川曰相別已久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得箇矜字伊川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

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胡文定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問自家受用事伊川喜曰是子可謂力學切問近思者矣又曰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將來就上而做工夫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却工夫氣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錄曰矜之罪過何以見其大乎禹大聖人也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顏大賢人也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人惟自淺也故以片言自足以寸長自許惟自肆也故不知自己不足

祇見自己已之餘此學者大病終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嗚呼上蔡之學所以高明剛正人所難及者正惟在此學者可不省哉可不勉哉

朱光庭初授學於胡安定告以為學之本在

於主忠信遂終身行之後師二程衆方驚異光庭獨信不疑篤學矢志不渝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塞塞王臣之節真凛循史之風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公按者可謂惓惓服膺而弗失之者矣

劉絢自髫髻時師事二程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伊川亦曰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蓋所受有本未罔知造淵微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與李願志向

如一自二程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二子有力焉

呂太鈞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

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如悉次為圖籍今可見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嘆以為不可及伊川又云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認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如果能終不疑否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亦復有疑否也明道遂云何不問他疑甚又云和叔至誠相信心直故篤信也

錄曰自孔門教人之後至是學者方知聖人之道而心嚮往之苟非篤信力行即所謂口耳之學無益於身心安保其不遽變

尚能終身行之乎此在道學之門至為切要而孔曾商若惓惓於論語者復得見矣錄之

揚萬里初見張忠獻勉以正心誠意之學服其教終身至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淳熙十二

牟地震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
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
矣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
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入主自
用則人臣不任責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聖學

俠九

五

高明顧益思其所謂本原者遷東宮侍讀隨
事規警太子深敬之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
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
疏力諫高宗未聽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
配饗獨以呂熙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
至有無異指鹿為馬之言孝宗不悅曰萬里
視朕為何如主出知筠州韓侂胄用事欲問
羅四方名士嘗築南園為之記許以掖垣
辭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僭權益甚至憂
憤成疾家人知其故凡郵報皆不以告忽族

子自外至遽言用兵落髮事萬里慟哭失聲
亟呼紙書發臣無上勳兵殘民謀危社稷吾
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
別妻子筆落而逝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
者稱誠齋先生

錄曰張忠獻之於誠齋猶范文正之於橫
渠也古人成就後學每母如此向使揭之
於齋而不能信之於已將不徒然矣乎今
觀應詔所陳懇懇乎凡事謀則立不豫則
廢之旨監國之疏切切乎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之言至於權奸之流已邪佞之謀國
雖至於死尚甘心焉豈非斃而後已者乎
誠齋之名端不負矣

何基篤信黃幹以父伯夔為煇川縣丞時幹
適知絲事伯夔見其子而師事焉幹告以必

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棟場受命
於是隨事誘掖得淵源之懿微辭與義研精
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
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必加標點
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嘗謂為學

俠九

二

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
詩須掃蕩胸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
人感發方為有功讀易當盡去其膠固支離
之見以紮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
其根源乃可漸觀象象其確守師訓精義造

約如此及王栢為弟子高明勁識弘論英辨
質問疑難或一事至十往甚終不變以待其
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
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

錄曰孔子曰篤信好學釋之者曰不篤信

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
非其正此何王金許四先生之傳所以不
失其本也嗚呼西河之旨親得大聖之宗
者也而其徒駸駸失之矧經偽學之厲禁
乎哉此其所以謹之又謹十往不變以待

其定也

王相大父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
熹張栻呂祖謙游文翰兄弟皆及其門栢少
慕諸葛為人號長嘯二喻三十始知家學之
源悵然嘆曰長嘯非聖門特故之道更以魯

俠九

七

齋或語何基得熹之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
敬之旨中心信向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
之相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
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
是逐位奇偶之文後天是統體奇偶之文惟

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教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

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詩容或有存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

物章夫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

錄曰王會之之反身徇理可謂學也確矣而卒以章明卓識稱者豈非愚必明柔必強乎其著書特多問辨特富非無所本也是以學者貴於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該博矣雖然長嘯亦主靜徒也不主靜則不能致遠而研精理性與立志居敬一而二也夫

元史金履祥自幼信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嘗問為學之方栢告以莫先立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時宋事已不可為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

居獨處終日儼然所謂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守其本者信乎自在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嘗謂劉恕外紀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繆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

春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書聖人筆削無得而加也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

編凡所引輒加訓釋以裁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得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奇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當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

靖栢之高明明正似謝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

錄曰仁山之論道原其愚之論小司馬乎太史公明言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貞宗

何復補之乎由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女媧氏燧人氏盤古氏紛紜不一皆貞之作俑也至胡五峯雙峯號為儒者復舛錯繆矣何恠秦博士梁武帝耶至少微家塾並載盤古等六氏於前伏羲等八氏於後

總一十四氏不知孰為三皇孰為五帝今當一切削去以前編為定可也

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語之曰士之為學者五味之在和醢醬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今來見而猶夫人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與於書無不讀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或有未安亦不苟同也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其讀詩有名物鈔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

存其逸義參采遠援而以已意紘之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司馬光卒蓋以為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又有自首編畫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

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來受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大德中焚感入南斗譙以為

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貌瘠加損或問曰豈食不足乎譙曰今公私置場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錄曰愚觀許白雲之所憂竊與今同夫是而不膠於古不流於俗蓋膠於古則焚感

之變不但大侵而已流於俗則吳楚之災未必切身而已而不知儒者之心視天地萬物中國四夷未之有間而天道人事皆吾學問中之所當究初非應舉之文科目之士所能知也其傷中國距夷狄默與於

治忽幾微之間而所以扶世道振元綱又切于洞究釋老之旨此所以足任正學之重而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也

皇明初趙考古撫謙系出宋秦王六世孫公烜入元累世不仕先生遠宗涑泗近取關間信道敦篤洪武初聘至京師歸而築考古堂作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大闡六經百氏自謂有精義人神之妙時人未之許也惟宋景濂命子仲珩受其學與江西宋季子天台林公輔同郡唐愚士信以為然吏部侍郎侯庸事

以師禮復起至京廷臣咸謂海外聖學未聞宜用真儒往教遂授瓊州府學教授既至作瓊臺布學範傳授造化經綸圖說集補前聖成書隨物書之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雖蠻夷荷戈執戟之徒向風慕義而遠方從游之士

不以梯山航海為憚若三山鄭尚質合肥王仲迪蕭田朱伯紹鳳陽孫仲徽瓊臺吳文祥皆宗之

丘文莊公潘信之尤篤蓋瓊州自考古之後始知聖學文莊始以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

語錄學者猝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彙為二十篇作學的又綱目以正統為主如秦隋之未有不可遽棄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家禮雖得崇本孰實之意而儀節闕畧作家禮儀節大學衍義尚缺治國平天下乃采經傳子史附以已意作衍義補四書之著迺其大者在太學一遵李忠文公遺矩而綜理微密人謂忠文莫及在大位務以寬大啟

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預脩英廟實錄奮然以于謙被誣之事為言衆始信之方得從實書其功最吏部考察以多黜為公黜者况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

及半載徒信人言未必皆實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當黜者幾二千人

勅凡未及三載及雖經三考非為貪暴實跡

者俱勿黜蓋信公言也

錄曰愚觀趙考古以先朝系屬自秘人元

伏九

不仕其所著書自以為精義入神之妙人

亦未之許也苟非大明當空崇重真儒聞

揚道學安能盡信之乎自是薄海內外咸

與同文不旋踵間有文莊者出深悟篤信

推而驗之身心措之事業以禪我

皇明之治正以見勝國不得與于斯文而薄

海內外諒然文明氣象豈無自歟

消搖墟經卷第一

槐一

夫人人生墮落世網彼繩爭蟻逐輩無論已即

古稱長心逸節亦往往銜羽羈足若轡駒檻

鳥然夫誰能蟬蛻鳳舉而消搖物外也者緬

惟羽客仙翁吸雲英食石髓駕鸞鳳以翩躚

槐一

馭青牛而遊遨一條藤杖澗雲水之三千半

片衲衣訪洞天之十二蒙莊氏所稱消搖遊

者意在斯乎予性寡諧謝絕一切世氛獨紫

芝白石有夙癖烏洪生自誠氏新都弟子也

一日携仙紀一編徵言於予予披閱之青霞

紫氣映護左右宛若遊海上而揖羣真人

飄然欲仙真欲界丹丘塵世蓬島也雖仙有

靈根道有夙契得皮忘髓終非昇舉向上事

傾塵勞案劫中定喘拭昧難名香啜苦茗時

一露盥玩之不猶吞火而飲之以冰哉他日

倘逸攀籠而步碧虛請孰是以作玉杵或不

謂無曰云

消搖墟目

列仙姓氏

老子

東王公

西王母

廣成子

彭祖

王子喬

李八百

鬼谷子

太上老父

安期生

鍾離權

劉海蟾

劉晨

魏伯陽

梅福

費長房

藍采和

麻姑

孫登

韓湘子

許真君

何仙姑

赤松子

青鳥公

鐵拐先生

尹喜

丁令威

劉越

白石生

東方朔

馬成子

黃安

浮丘伯

張道陵

蕭史

黃初平

麻衣子

呂純陽

左慈

曹國舅

葛仙翁

張果老